

经典印象·小说名作坊
CLASSIC IMPRESSION

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

[波兰] 布鲁诺·舒尔茨 / 著 陆源 / 译 林洪亮 / 校订

Bruno Schulz

Sanatorium under the Sign of the Hourglass

文学史上遗落的大师
乔伊斯最崇拜的作家

与卡夫卡并肩的布鲁诺·舒尔茨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经典印象·小说名作坊

CLASSIC IMPRESSION

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

[波兰] 布鲁诺·舒尔茨 著 陆源 译 林洪亮 校订

Bruno Schulz

Sanatorium under
the Sign of the Hourglass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 / [波兰] 舒尔茨 (Schulz, Bruno) 著;

陆源译, 林洪亮校订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 5
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978-7-5339-4168-0

I. ①沙… II. ①舒… ②陆… ③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波兰—现代 IV. ①I5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32647 号

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

作者: [波兰] 布鲁诺·舒尔茨

译者: 陆源

校订: 林洪亮

责任编辑: 颜颖颖 郭贤路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 144 千字

印张: 7.75

插页: 5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4168-0

定价: 35.00 元 (精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录

- 书 / 001
- 天才时代 / 018
- 春天 / 033
- 七月之夜 / 119
- 父亲参加了消防队 / 127
- 第二秋季 / 136
- 死季 / 142
- 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 / 161
- 多多 / 191
- 埃齐奥 / 201
- 领退休金的老头 / 210
- 孤独 / 230
- 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跑 / 234
- 译后记 / 241

书

1

我简单明了地称其为书，不加任何修饰或限定语。这份节制之中蕴含着无奈的悲叹、沉默的妥协，因为在恢宏的超验世界面前，没有哪个词汇、哪个典故，可以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那种由恐惧引发的战栗，以及指向无名之物的不祥预感，而后者已然超越了我们理解神迹的能力。当一个人面对如此美妙的事物时，形容词的堆砌和修辞手法的丰富多样又有什么作用？再说，任何一位真正的读者——这个故事只为他而写——无论如何都将与我达成共识，只要我直勾勾地望着他的眼睛，奋力传递我本人的意图。锐利的一瞥，或抓住他的手轻轻一捏，皆可使之恍然大悟。那本书的辉煌内容，会让他狂热地喜爱，目光灼灼。想象的桌案把我和读者隔开，然而在它下面，我们将秘密地互相握手，不是吗？

那本书……在童年清晨的某处，在生命的第一个破晓，地平线散发着温柔的光芒。那本书放在父亲的桌子上，尊贵而荣耀，而他全心全意地浸淫其中，用舔湿的指尖耐心地不停摩挲它印花的边缘，直到空白的书页晦暗不清，并诡异地涌起一道让人愉悦的预兆。突然间，它一片片剥落，露出一块孔雀眼似的碎屑，令阅读者激动得双眼蒙眬，把视线转向一个色调已超凡入圣的贞洁黎明，转向一抹蓝得纯粹至极、不可思议的潮气。

哦，那磨损的电影胶片！哦，那光明的侵袭！那幸福的春天！哦，父亲！……

有时候，父亲会迈入神游之境，留下我跟那本书共处。轻风吹得它哗哗直响，而其中的插画随之翻腾跃动。正如书页被风扫过，将颜色和形状吹散；一道战栗穿过文本，从字里行间解放了大群的燕子和云雀。它升上半空，一页一页散落，浸满色彩，温柔地弥漫在晨景之中。有时候，那本书躺着一动不动，风绕着它静静吹拂，像打开一朵巨大的玫瑰。花瓣一片又一片，一层又一层，全都昏暗无明，柔若丝绒，如梦似幻，徐徐呈现一枚蓝色瞳孔，好像一颗五彩缤纷的孔雀心，或一个喧闹的蜂鸟巢。

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。母亲还没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。我独自跟随父亲，在我们的房子里度日，那时它简直像这个世界一样广大无边。

灯盏上垂挂的棱形水晶，使屋子充满斑斓绚丽的光芒，如一道彩虹遍布所有的角角落落。当吊灯晃来晃去时，整个房间便在虹霓的碎片中盘旋，仿佛九大行星已经移形换位，环绕着彼此转圈。我喜欢站在父亲的双腿间，分别从两边抱柱子似的抱紧它们。有时他在写信。我坐在桌子上看得如痴如醉，他歪歪扭扭的潦草签名很难辨认，就好像花腔女高音歌手唱出的颤声。微笑从墙纸上萌发，一只只眼睛破茧而出，凌空翻筋斗。为了哄我高兴，父亲用一根长长的吸管吹泡泡，它们在五光十色的半空炸裂，或撞到墙壁上，而它们的色彩仍滞留于空气中。

后来，母亲出现了，她十分耀眼，早年那段明亮如诗田园生活随之终结。我受到母亲爱抚的诱惑，把父亲撇在一旁，而我开始转入一条全然不同的新轨道，既无假日，更无奇迹。如果那本书不是偶尔闯进某个夜晚的某个梦境，我肯定就把它永远遗忘了。

2

在一个昏暗的冬晨，我早早醒来（在黑暗之堤岸下，冷峻的黎明在深渊底部闪烁），但众多模糊的形象和符号依然挤在我眼皮下面。我不由自主地卷入梦幻，看到了那本书，它陈旧不堪，久已失落，如今却唤起种种悔恨来折磨我。

旁人没法理解我。他们的愚钝令我大为恼恨，父亲和母亲转而成为我不断纠缠、搅扰的对象。

我打着赤脚，只穿睡衣，激动得直哆嗦。我在父亲的书架上翻找那本巨著，既生气又失望。我试图向一群晕头转向的听众描述一件根本无法描述的物品，可是没有任何词句，也没有任何一张由一根颤抖的长手指所勾绘的图画，能够展现这本书的面貌。没完没了的复杂而自相矛盾的解释，已让我精疲力竭。我在无助的绝望里失声痛哭。

父亲母亲一向令我仰视，可他们深为困惑，因自己的无能而颇觉羞惭。实际上，他们并不是毫无罪责的。我强烈的怒火、质问的语气，让我显得大义凛然，委屈十足。他们拿来各种各样的图书，塞到我手里。我激愤地把它们统统扔掉。

其中有一本，是一册厚实的大部头，父亲一次次将它推给我。这是本《圣经》。我翻开它，瞧见书页上游荡着大批动物，它们挤满街道，不断涌入岔路，向遥远的国度进发。我看到鸟群在天上飞翔，还看到一座无比巨大、上下颠倒的金字塔，在它平展的顶部停落着诺亚方舟。

我抬头瞪着父亲，眼中满是责备。

“你一定知道，父亲，”我哭喊道，“你一定知道。不要装了，别再支支吾吾的！这本书把你出卖了。为什么你给了我一本仿冒的、复制的伪劣之作？那本书你藏到哪儿去啦？”

父亲扭头望向别处。

好几个星期一晃而过。我最初的亢奋逐渐消退，进而一去不返，但那本书的影像仍在我记忆深处持续燃烧，光焰熊熊。这是一部沙沙作响的宏大法典，一本狂暴的圣经，疾风吹过它的书页，如同劫掠一朵巨大的、零落凋谢的玫瑰花。

看到我已平复下去，有一天，父亲小心翼翼地接近我，温言款语地建议道：

“其实，世间有许多书。那本书不过是我们年轻时相信的一个神话，当人年岁渐长后，就不会再认真看待这档事了。”

彼时，本人的见解已自成一格。我知道，那部书是一个假说，是一项使命。我进而体验到重大的责任沉甸甸地压在肩头。我不答一语，满脸不屑，忍受着痛苦，坚持着顽固的骄傲。

事实上，我已经找到那本书的几张残页，这些为数不多的可怜碎片，因怪异的命运而落在我手里。我视之如珍宝，藏得严严实实，绝不让外人窥到，那本书的彻底瓦解令我万分悲痛，并深知不能期望任何人会欣赏这沓破烂不堪的纸页。事情的经过如下：

冬季的某一天，我撞见正在做家务的阿德拉，当时她拿着扫帚，倚着一张书桌，桌面上搁了几张纸。我往她胳膊上靠，

与其说是对那些纸感到好奇，不如说是想再次陶醉于她芬芳的体香，她那青春的魅力，向我觉醒不久的感官展露无遗。

“瞧，”姑娘柔顺地任我挨住她的身体，说，“有谁的头发能垂到地板上？我真想留那么一头秀发。”

我看到一幅插图。开阔的对开页上印有一张女人相片，她既矮且胖、面容沧桑而富于活力。她披肩的长发又厚又密，沿脊背沉重地下落，发梢垂及地板。这是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自然奇观，是用鬃发编织而成的一件完整、宽大的斗篷。很难想象有人可以轻松写意地负担它的重量，而生出这头浓发的脑袋瓜还可以转动自如。但这辉煌之物的主人似乎极自豪地承受着。照片下有一行说明文字，讲述该奇迹的来龙去脉，以下面这句话作为开头：“我，安娜·齐劳格，生于摩拉维亚的卡尔洛维采，原本头发稀疏……”

故事很长，其情节与约伯的遭遇相仿。在神意的作用下，安娜·齐劳格一直严重秃发。全村人都怜悯她，因为安娜的虔诚生活向来无可指摘，虽然他们怀疑，她并不是完全无辜的。然而，世事难料，女人炽热的祈祷上帝听到了，便将诅咒从她脑袋上移走。安娜·齐劳格获得了天启的恩典。她接收到种种征兆，调制出一剂成分复杂、神乎其神的万灵药，用来给自己的头皮积蓄生发力量。安娜的头发开始生长，不仅如此，她的丈夫、兄弟，甚至表兄弟，他们的脑袋一夜之间便覆盖了浓密、健康的黑发。对开页另一半的图画里，在取得神秘配方的

六个星期之后，安娜·齐劳格再度抛头露面，身边围着她的兄弟、内弟、侄子，这伙须发飘飘的男人，胡子垂到腰际，以一种如假包换、豪迈如熊的冲天气概，表达着他们身为见证者的景仰之情。安娜·齐劳格让整座村庄沸腾了。如今，真正的赐福从天而降，波浪似的浓发和壮观的刘海随处可见。全体男性居民，往后可以用他们的胡子来扫地。安娜·齐劳格已成为催生头发的使徒。她给自己的村子带来欢乐，现在又渴望为全世界带来欢乐。她请求、恳求，并鼓励所有的人为了自我救赎，接受上天的恩泽，接受这份只有她才掌握其秘密的神奇配方。

当我越过阿德拉的胳膊阅读这个故事时，被一道突如其来的闪念击中了，在其冲撞下，我激动得猛然跃起。这正是那本书啊！它的最后几页、非正式的增补章节、手艺人的入门指南尽是一些垃圾和废话！彩虹的碎片忽然在墙纸上翩翩起舞。我将这卷纸从阿德拉手里一把夺过，极力控制自己的调门，大气直喘地问她：

“你在哪里搞到这本书的？”

“小傻瓜，”她耸耸肩，回答道，“它一直放在这儿呀。我们每天撕下几张纸，用来包肉，好为你父亲准备早餐……”

我冲进自己的卧室，烦躁至极，满脸通红，立即用发抖的

手指翻动那本破书。唉，所剩无几。没有一页正文，全是些广告和个人声明。那位长发西比尔^①的预言书后面，紧跟着整整一页纸在鼓吹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。有一种叫作艾尔莎的香精油，盒子上印有天鹅图案的液体，功效十分神妙。那页广告上尽是权威鉴定、亲身试过药效的男男女女的感人证词。

这些狂热的康复者来自特兰西瓦尼亚、斯拉沃尼亚和布科维纳，他们急不可待地公开作证，使用热切、动人的字眼来讲述其故事。他们缠着绷带，弯腰驼背，甩动着如今纯属多余的拐杖，拆掉眼睛上的石膏，扯开包扎伤处的绷带。

成群结队的瘸子之外，你可以想象到遥远、凄凉的村庄躺在灰蒙蒙的天空下，由日常劳作的艰辛和贫乏雕刻出坚硬的线条。它们是些被遗忘在时间深处的村落，其居民是一帮永遭卑微命运所困的生灵。皮匠彻头彻尾就是个皮匠：他散发着皮革的气味，脸庞又枯又瘦，眼神灰暗，目光如豆，毫无特色的胡子不停抽动，他一遍又一遍地体验皮匠的感觉。当他们无须为脓疮而担忧，骨节也不咔咔作响，当水肿没把他们送进棺材时，这些男人便浸泡在一种死气沉沉、昏暗无光的幸福之中，抽着廉价、泛黄的皇家牌烟草，或者在卖彩票的小亭子前乏味地做着白日梦。

① 西比尔，希腊语的女性名字，意为女先知，这里指代安娜·齐劳格。——译注（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，以下不再逐一标注）

这群野猫似的汉子忽而从左侧，忽而从右侧横穿小路，他们梦见黑狗，爪子经常发痒。他们不时写封信，内容是从信件写作指南上抄来的。他们仔细地给信封贴好邮票，不大情愿地将其投递邮箱，并捶上几拳，好像要把它闹醒。此后，他们梦见鸽子用喙叼着信飞向云端，消失在那里。

往后几页，氛围从日常琐事升华到纯诗的境界。

纸上绘有脚踏风琴、齐特琴、竖琴，它们从前由天使组成的乐队演奏，如今多亏了工业进步，乐器的价格不贵，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——以便所有敬畏上帝的人们搞些适当的娱乐，也好怡情悦性嘛。

还画了手摇风琴——真正的技术奇迹——它满是笛孔、活栓和风管，发出甜美的颤音，有如哀鸣夜莺的巢穴：对瘸腿的老手来说，这是无价之宝，是残疾人士的丰厚收入之源，而且一般而言它是所有喜爱音乐的家庭不可或缺的。想象一下，这些漆得精美绝伦的手摇风琴，由一群苍白的小老头背着，他们面容模糊，饱经沧桑，仿佛覆盖着一层蜘蛛网，而且湿乎乎的风泪眼痴痴呆呆，憔悴的脸庞如风化开裂的树皮一样，既黯淡又质朴，此刻正散发着纯然是雨水和天空的气味。

这伙老汉早就忘了自己姓甚名谁，不再记得自己究竟是何许人，他们穿着又大又沉的靴子，膝盖弯曲，迈着有规律的小碎步，沿直线单调地蹒跚前行，对于身边疾走如风、足迹蜿蜒的各色人等，他们一概不闻不问。

每逢没有太阳的白茫茫的清晨，这个寒冷中散发着腐味儿、沉浸于日常事务的时段，他们会不知不觉脱离人群，在电话线分割的昏黄脏污的天空下，走到街角，把手摇风琴支好。人们行色匆匆，茫无目的，竖着衣领，而老头子们又将摇响风琴——不是从头弹起一支曲子，而是从前一天他们打住的地方开始——演奏“黛西，黛西，请回答我，你……”。此时，在烟囱顶上，白色蒸汽滚滚升腾。很奇怪，这支曲子，几乎还没奏响，却在那一刻，在那一道景致里，瞬间跌落到等候已久的裂缝之中，跌落到它自己的位置上，好像理所应当属于这如梦如幻、反照内省的日子。匆忙路人的思绪和他们灰沉沉的忧虑，跟曲子的旋律保持同步。

不久，从手摇风琴内部扯响一道冗长的吱吱声，乐曲随之终结，另一道旋律接踵而至。刹那间，所有的思绪和忧烦停顿下来，犹如跳舞时变换舞步，然后立即转向，进入手摇风琴生成的新调子：“玛格丽塔，我亲爱的宝贝……”

在那个清晨的沉寂冷漠之中，没人注意到凡间的意义已完全变样，没人注意到它不再唱“黛西，黛西……”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“玛——格——丽——塔——”

我翻开另一页……接下去会是什么呢？一场春季的倾盆大雨？不，是鸟儿的啼啭，漫无目标的尘灰般撒在撑开的雨伞上，因为这一页为我展示来自哈茨山脉的纯正德国金丝雀、装满鸟笼的金翅雀和欧椋鸟，总之是一篮又一篮叽叽喳喳的长着

翅膀的生灵。它们纺锤状的身体那样轻盈，仿佛是用棉绒充填的，并且不停跳跃，敏捷得犹如站在做工精细、吱吱作响的滚轴上面。它们像布谷鸟报时钟一样欢鸣，是对孤寂岁月的莫大安慰，是为老光棍们准备的家庭生活的替代品，是从最坚硬的心脏里压榨出的母爱之喜悦，如此感人，如此孩子气。甚至，当这一页几乎被翻过去时，它们一同发出的迷人的啼叫声仍然经久不息。

但是，接下来那本书的可悲残页使我更为沮丧。它们正在展示令人厌烦的庸医骗术。那位身穿长袍，黑胡须半掩微笑，为公众服务的男子，他是何方神圣？米兰的博斯科先生，自封的黑魔术大师，他说话又冗长又晦涩，他指尖施展的戏法无助于澄清任何问题。而且，尽管他根据自己的方法推导出惊人的结论，并赶在它们消散于稀薄的空气中之前权衡了片刻，尽管他连连挑动双眉，准备让观众大开眼界，以预告他华丽言辞的雄辩精微之处，可他依然招致误解，甚至更糟，人们不想去理解他，把他撇到一边，不论他如何惺惺作态，如何柔声细语，如何呈现他诡诈的笑容，读者都不为所动，他们会迅速翻到几乎支离破碎的最后几页。

很明显，这几页已滑向疯狂的喋喋不休，滑向胡言乱语：有位绅士发明了一种帮助人作决断、下决心的万能方法，并极其详尽地谈论原则与个人品质。然而，翻到下一页，只要讲到高深的义理、法则，我便彻底陷入混乱。

某位玛格达·王太太，在裙裾的牵扯下步履蹒跚，她袒胸露肩的打扮恰到好处，宣称自己并不欣赏极富阳刚之气的果决和沉勇，擅长让最坚毅的男士拜倒在其石榴裙下。（这会儿，她小脚轻轻一踢，理了理裙摆。）这位女士牙关紧咬，说有许多办法，万无一失的办法，恕不能在此透露，但读者不妨参阅她撰写的回忆录《我紫色的岁月》（由布达佩斯的人智学研究会出版），该书提到她在驯服男人方面的若干贡献（她嘲讽地眨动双眼，以强调“男人”这个词），这是她殖民地生涯结出的硕果。十分诡异，这位没精打采、直言不讳的女士似乎信心满满，认为她所描述的那些愤世嫉俗的家伙，当然会同意自己的看法。而在她天花乱坠、令人犯晕的言语之间，你将看到道德标杆的指向发生了奇怪的变换，我们已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，指南针在此颠倒反转。

这便是那本书的最后一页，它让我极为茫然，内心既渴望又兴奋。

5

我趴在那本书上，容光焕发有如彩虹，在沉静的狂喜中燃烧不已。我废寝忘餐，全神贯注地阅读。本人的直觉没错：这可不是伪作，而是神圣的原本，尽管它眼下风光不再，体面尽失。夜深人静时，我幸福地微笑着，把那本书放进抽屉底部，

在上面压了一大堆其他书籍，以防别人看到。它仿佛是一片晚霞，我放进五斗柜使之人睡的晚霞，从内往外透射微光，它一次又一次，穿过所有光焰和紫芒，继而重整旗鼓，永远不愿完结。

如今，我拥有的其余图书相形之下是多么拙劣，多么无趣啊！

普通的书籍好似流星。它们的绚烂很短促，那闪光的一刻犹如鸣唳的凤凰般翱翔，烈火在每一页纸上延烧。只因这个瞬间，我们从此爱上这些书籍，哪怕它们已迅速化为灰烬。有时，夜深人静之际，我们怀着苦涩的无奈，游走于这些冻僵的书页，它们仍然像木念珠一般，述说那死气沉沉的预兆。

该书的注释者坚持认为，所有典籍皆以追求真实为目标，它们的生命历程仅仅是一场假借，将在灵感迸发之时回归古老的本源。这意味着伴随书籍数量的减少，真实反倒应该增加。无论如何，大谈教条以使读者厌倦绝非我们的本心，应该让他注意这么一件事：真实是鲜活、不断生长的。此话怎讲？或许，下一次翻开这本老皇历，我们已无法在原来的章节找到安娜·齐劳格和她狂热的信徒。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位长发的朝圣者，用她斗篷似的头发扫过摩拉维亚的道路，在辽远的大地上漫游，穿过乏味、平淡无奇的白色村庄，向遭受剧痛和狂痒折磨的、蒙上帝垂爱的傻子们分发艾尔莎香精油的样品。那些乡间的美髯公，被浓密须发绊住手脚的男人们现在怎么办？那些